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六至七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三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六

宋 楊萬里 撰

記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他嗜好顧獨以為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

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廸以善又不可一日掃溉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為則手種雙桂於其地二子相顧嗜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艮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為記其事且舉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説以假歐陽氏先以策勵二子考德進業以顯揚乃父巨卿肅後遺趾之遠謀予得艮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

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艮齋之樂善一記而具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来請曰成務與弟成文蒙被先人彛訓夙夜緊遺墜是懼先生不以兄弟為不可教教以五美先人不尚有知也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願更乞一言以終其惠予荅之曰五美之説昔者嘗聞之子産復聞之仲尼子産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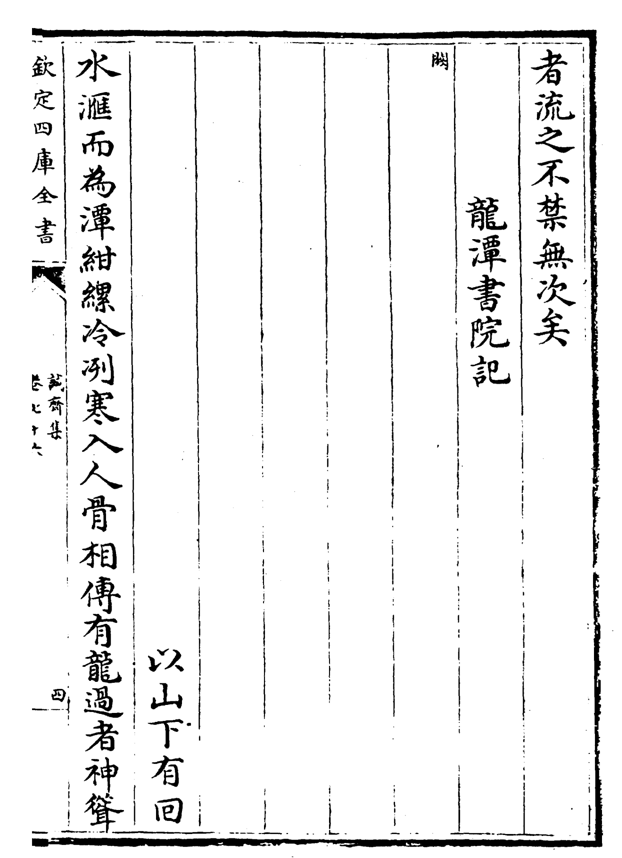
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恵歐陽氏不既大矣乎聞一五得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務字幾先成文字昭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某日楊某記

邵州重修復舊學記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来古矣邵諸侯國也繄學獨無慶歴間天子有詔乃造有造自某侯始也

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罥湫獄左庚右用遷於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奥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公華侯始也地則復矣而皮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峻而夸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習之堂弍造或因棨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黄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於今

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後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宫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也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其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為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



者流之不禁無次矣

龍潭書院記

闕

以山下有回水滙而為潭紺緑冷冽寒入人骨相傳有龍過者神聳

俯者瞻捍故緫而命之以龍潭書院云歲招明師日集良友與其子弟講學肆業於中士之自遠而至者常數千百人誦弦之鏘燈火之光簡編之香達於鄉曲其子弟服食仁義沉酣經訓往往多為才且良者往歲之人常介予猶子壽森来謁予記之予曰諾哉以臂痛来能也今復来趣予聞淵有龍者頷有珠聖門其猶龍淵乎泳其涯必航其源攀其鱗必探其頷故得其夜光明月者為顏為曽為伋為軻得其璣琲者為琴張為牧皮得

其瑟瑟者爲漆雕哆爲公艮孺廖氏子弟可不懋哉異時廖氏子弟有孝友忠信文行名實輝然照映於湖之南者予將賀其得珠也仲高名仰之文伯名天經艮齋先生謝公評其伯仲爲材進士其父諱彦修字敏道甞爲陽朔主簿月日楊某記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别也其在於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令廬陵之羅其後也出凝歸門北東四十里

而近爲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迤之學蘄刻卓
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昺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
而遥爲印岡之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爲三舍八
邑之師其子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
其薦於鄉者何數至今遂爲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而
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爲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
聘師友闢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
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亍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

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
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昬宵膏忘寢廢食記
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以書来請曰宗
孔刻意顧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聖涯奚而可航聖門
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餐仁義畬菑經訓學也誦數訓
故摛艷文詞亦學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擇於
斯三者在楙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為數其然
豈其然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

文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為印岡完塘之羅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楙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弟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云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詞移書於予曰豫章學宫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於建炎而復於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㝡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堇堇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之歳增年培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横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歳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歳在庚午侍郎張公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圮講堂最久則最先圮

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爲也齋房久則又圮新斯齋者樞密黄公之爲也殿宇久則又圮重門久則又圮新斯殿斯門者令帥蔡公之爲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来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踟蹰則見殿宇將壓兩序窘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大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誕置之隘巷乎於是市地斥壖召匠鳩役殿宇腐矣乃撤乃新櫺星褊矣乃拓乃擴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幾

其出入廣厥一序增之四楹端委庋左儀象庋右費不於官於學之庾工不於甿於市之庸執扑不於吏於學之職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瓴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輿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啻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

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於戟門若覿孔聖瞻彼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歟忠歟仁歟義歟得之心矣充於其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可也充之身矣蹈於而家達於而國者反戾焉而謂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戡字定夫莆陽忠

惠家也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紺潔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峯孤聳如有人投筆於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卓爾而立其附豐而安其額銳而端又如有人卧地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峰云士之居於臨川者皆爭此峯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正焉者

面之而正焉者惟人士周仲祥之居焉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爲嫉嫉仲祥不懼又加貪焉又築一山園於居之旁其求多於此峯未已也一日介吾亡叐之子劉庭杞繪畫其所居與園與此峰以來求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歴指以問曰彼園之山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掣而止之者何曰此靜庵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甍風屏月櫺閣其上而齊其下學子往來操琴枕書口吻嗚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

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冠以繙經之閣也彼園之植高者雲倚卑者地覆纖者茸如茂者幄如丹者素者黄者碧者畦者沚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闉闍酣遲日而拾瑶草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歎曰又多乎哉仲祥掇此於懷袖多矣而園亭卉木之幽茂盛麗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寶劍乎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爲嫉嫉之者不惟寧臨川之士而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兼總而名之曰喚春蓋取之劉

夢得之聫句云仲祥名瑀喜教子好賔客艮齋先生謝公為記其堂亟稱其賢其一子某未冠以秀蹵誦書如流倒峽下筆翩翩有可愛者其筆峯秀氣鍾美於是乎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十月五日記

委懐堂記

宣溪王价卿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葢其家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日不討子若孫立

於庭而訓之於承家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搙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勉於學必曰宣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勉於學者耶使予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予書曰維藩於人間世之所好者未甞不望望然去之至於欣然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於淵明之口

者也敬以名其肄業之堂願徼福於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為扁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歸自宣溪首踸而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為作之否予笑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逋价卿之債今十年矣其可不作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於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於孝秀

文儒之囿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和頌獻聖武仁宗皇帝是以有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首選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詩禮傳釋孝經神宗皇帝是以有究厥微言之褒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每曰吾十二子可教惟汝汝可不懋正議公感父之訓念祖之業耕獵種績溢為偉辭儒先推表厥聞允焯遂中紹興

戊午之科正議公又傳南陽之業以訓其子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易為文臣汝今未官可不我續嶽州於是鑽礪覃思纘戎先烈遂中紹興戊辰之科嶽州公又傳正議之業以訓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子時侃時俊二子皆以文詞薦名而時侃遂中慶元丙辰之科是歲六月時俊來為吉州戸曹掾攜嶽州公書遺余曰彥怐愚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授受不敢汙莱嘗勵諸孫曰汝黨世科當為議作三桂之堂今

不踐言罔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者盍為我記其説用光前人以啓我子孫子獨能辭予報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枝自況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桂歌於杜氏之詩令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之盛事矣哉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且一卷之書未易言也顧所用何如耳收科發身一卷之書也惟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盤永國祚俾宋萬嗣復無極則君家久大閎遠亦與宋罔極亦一卷之書也顧所用何如耳

惠國諱某南陽諱某正議公諱公稱字某初正議公累治劇郡紹興間平治天下晚守京口獨當辛巳巨寇之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没至今屈之云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宫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址作新廟即廟廡為學舍至紹興庚午火於叛卒後六年予為州户掾武夸陳君禹元器為宰盱江黄文昌世永為主簿

一日二君約予登覽縣學之址則樲棘生之瓦礫翳馬二君慨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黄君之弟文昺来為宰其治明而寛恵而能斷期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終乃斥其嬴為錢百萬攝守黄侯渙復佐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繚以七十餘區之房講習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東西有序庖湢有所肇修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之容觀者起敬弦誦之聲聞者勸學層役於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

成於仲秋黄君走書来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天下士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令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贑之為邦其山聳而厲其水湍以清聳而厲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其挾氣獨

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於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楊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為淵章貢為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今子已得之矣異時有磊落光顯於朝以名義聞

天下者其必顓之士也夫其亦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猶可得而見也夫

廣漢李氏義槩堂記

予自少從紫巖先生父子問學則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焉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為空言業文不為篆刻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莅不莅而異其惻君實恥之予私竊起敬焉後班於朝見蜀之賢大夫士益衆

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
報聞而歸可以已矣君則喟曰茍可以報國吾何愛焉
紹興丙辰之旱傾家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
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
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
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自為善
耳吾何懈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
如初蓋𣅽之枵而餔瘠而腴殣而蘇者至是枚數其人

至二百七萬一千三百有竒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竒於是里之甿且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耆老李君粥之我有伥髫李公穀之孰旌李君我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新太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忸曰州有斯人而壅於上聞咎在予則以其事上於部使者轉運使趙公公說亟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以聞後宣撫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趙公不息又以聞孝宗皇帝嘉之曰爾以布衣居於下土乃因年饑多所

全活仁心義槩徹於聽聞乃錫賚書官以九品時乾道
九年閏正月九日也於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内君既拜
上恩則扁其堂曰義槩以侈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
仲以奉大對剴切第甲科佐著庭史成増秩復請於朝
願移榮於君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朕之所嘉再贈
承務郎然後里之眐怨者懌譁者息謳者默今年三月
寅仲以書及圖抵余曰義槩之堂先祖名之末易作也
重惟先志其可弗承玆堂其可弗築端策面勢得其地

於先人敝廬之側西山之趾蓋一再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嘗為賦詩今不為記其役以此誰諉則諾而書之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二之閣以尊奉兩朝之賚書君像在馬羣賢之詩則刻石堂上慶元二年上巳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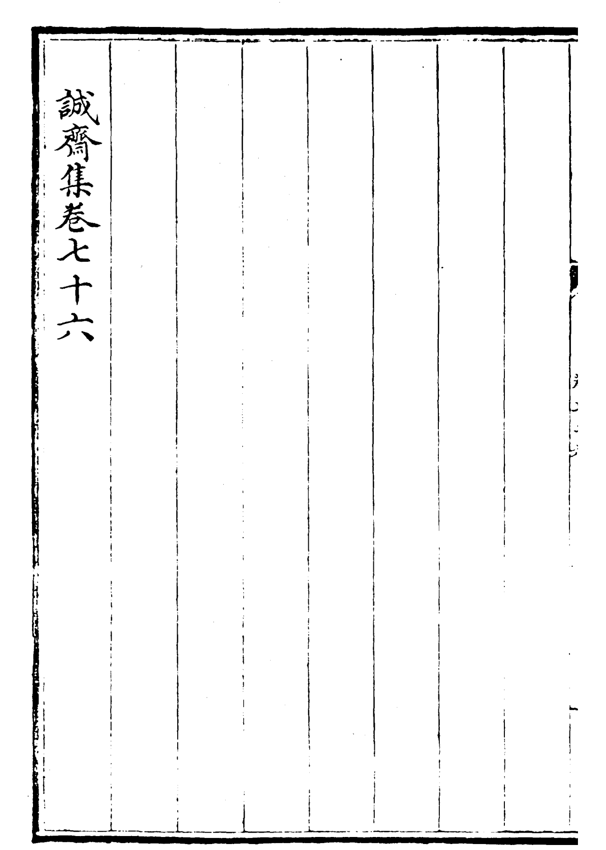
玉笥山重修飆馭廟記

惟泰元尊幬下土鞠萬生發育亭嘉罔有札瘥豊楙穎栗罔有揹瘠怡愉洽熙罔有哀籲是惟皇皇后帝之心

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閼兩間或壅聲聞則有伯強猖狂崇降威虐我民於是乎有癘疫之青虐魃支祁借暘逆降我民於是乎有燬霾之青我民披肝為紙滴淚到泉叫閽排雲將馬攸訴惟天一乃心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挈攜陰機蕭勺民莫孰弄疾威睒閃睢盱孰瞋孰墊孰噫孰欠孰遂厥鬷閒而藥之膏之濯之淪之流之熸之收之駕彼飛龍乘彼白雲秉蠭旗提青萍撝訶百神詰誅萬祅恵鮮我民會歸和平迪民之

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縣北東六十里所鄉曰某鄉山曰玉笥廟曰飆馭者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兹或曰西岳華山之神離宮也或曰吴使君雲儲之神受后帝茅土於兹山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曰飆馭自皇朝之宣和徽皇所賜也上泝章貢下沿洪撫旄倪奔奔農商棼棼士夫欣欣相踵於塗胥會於祠彼以祈年此以祝釐弗拴弗膋惟蒩惟粢祝史致告如鼓答桴隤祉山則疵厲不作霡霂時敘

屢豐孔碩潦反其壑火息風寂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相與視廟疏罅訛其壞隤某殿某室某像某服是建是築是葺是縮于瓦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今煥昔塵匪神我勤緊我答神用永賴於我民其費出於里之人其倡之者予友生鄉貢進士曾三異云慶元五年十月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七十六

誠齋集卷七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記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袠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来請於余曰先生宰新吴日大帥樞客武夸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

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磽之汙萊民之荒弃者也於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强而授之曰惟種惟粮於我乎取惟犢惟耒於我乎貸惟豨惟更於爾乎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耕競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於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雠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夸於民田之賦於是兩稅二役䌷絲貿易為粟為帛

舉重其估易而為泉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僉訴之邑謁之州州諏之吏吏曰不可令明府張君琯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竭力謁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令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後有賢帥與賢宰意合則必可已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来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令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公忻然行之吏

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爲户一千有九十黌者舒凋者蘇疢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與劉公同堂社而禝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剗磢疾苦則事相若兩公王立

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為而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令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扼旁無牽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為是以難為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匱官其大匱勳何為不難或曰張

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説以荅

三士慶元戊午人日具位楊萬里記

靜庵記

宋中興以来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侄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為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

曰夢信是也有同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臨紹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丂治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景伯收科之年蓋孝宗之季王道郅隆之時也如唐之貞觀開元如本朝之慶歷元

祐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聖心臚唱之日參政以疑丞侍玉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歆羡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覩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為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曰達嘗讀易竊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菴以自儆焉

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以靜靜動之義也故其卦曰頤頤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動靜之義也故其卦曰小過小過過也知以靜靜動之為養又知以動動靜之為過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磊也昔乾道間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築園囿與往來士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曰憑虚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井来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為我寄聲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無恙憑虚今為烏有先生矣予每嘆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興廢乃爾其速也客曰憑虚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種學擷詞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

靡汰昔宇靡遁今覽宇前有嶼嶼上有葩嶼外有沚沚中有蕖沚外有疇罫若博局疇外有溪横若羅帶是皆未足為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視之則佳葩美木繁蔚爭發秀色奪目竒芬襲人予為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其繪樓隱隱浸没而葩草亦翻翻退藏忽有萬峰横空起立邇者如黛遐者如黳濃者如濕淡者如無鋭者如筍卓者如屏跳青躍碧呀雲噏霧或向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僂而

揖或冉而追或凝而居予不覺睟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来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顧徼福於先君武仲敢請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役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烏啼山光夕此古今絶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

年月日具位楊萬里記

章貢道院記

贛之爲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垂故裏嶺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略其地重矣邑十而大疆

衺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詘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慝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慶元五年前尹直秘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霅川俞公兼領府事葢奚印不畀者將朞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使舍人括蒼張公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謡愛其質直信其無諼則顲其耆老而諗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

無在於衣食飽溫之不匱乎將無在於刑憲頌繫之無麗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於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吏之為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楮生毛顙其價十之於是一令無出出而必承一政無行行而必傾無改民勇勇於孝悌無息民爭爭於耕織年穀大穰盜訟頓清未期年而贛之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

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也以政化者以火㨂木以心化者以枹名嚮公笑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賔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知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日具位楊萬里記

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夸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弁冕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凛凛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撿法官張君瀛其羣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蕈流早踐世科趾美績聞方當聖上體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膚使桂林唐公為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賛之而諏律焉退之

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顧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寮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例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説在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

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抑亦求其生歟而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説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遲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葢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楙之嘉泰元祀十月望具位楊萬里記并書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凝為

天鏡涌為車輪行為齊紈魯縞之紋激為金簧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彦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閒旁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彦博来問於予曰奕也聞先生之於後學匆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緊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

其出也緊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涔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顧先生擁張謝公大書書院之旨以啟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馬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馬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開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為已矣欲知古人為已之學此

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脩辭者立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先言昔者子張嘗學干禄矣欲知今人干禄之學此其是也曰洿可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説乎是木植而劚其柢也將由夫或者後之説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訕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斸其柢洿者其不隆乎子盍於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彦博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勗

婁以詩學首選於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入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楊萬里記并書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琮刺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琮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於吉者派為三支一支為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為廬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

支為安福之歐令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舉輒不讎乃拜王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為永州録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篚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

東門外秀峰之西麓闢三徑壘九畹坦一圃畀千畦晝爾于行宵爾于營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游岩日與方外之士觴咏其間乃作一堂庵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落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今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記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安福之南𡍼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五千尺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圭佩玉坐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廹而視之澹乎若巖壑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為粮紉蘭為佩呼吸日月挼挲雲烟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峰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宫曰寶峰寺飲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遊焉

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朱君諱戩也始遊而愛其幽邃昕而来夕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漫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屋金鋈其浸芙蕖其林多羅其禽頻伽其獸猨猊其人徧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往往或跨龍鳳以為駟或坐菡萏以為床駕雲騰空超忽變化須臾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若金色光奪人目矍然驚起因悟曰玆非予之心許而

未言者耶則倒橐召匠斸山取材為殿為堂為寢為廊為門為墻為圊為像樸斲堅好琱飾僃具金碧有爛鼓鐘有鏜市腴田以業其生貫度牒以世其徒遂為衆山佛宫之冠至其子良肱再繼葺焉近歲戊午燼於爵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壞之蕪者薙基之窪者夯級之鈌者甃宇之燎者立像之亡者補尺榱寸甓舉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間一大鐘而止耳里人縱觀臺者喜其復穉者駭其麗逺者賀其新寺始葺

於紹興之甲子再葺於紹熙之庚戌一新於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為錢百萬云既成知徽介予倩劉億来謁予記之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倡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術業而子而孫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徽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楊萬里記并書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為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為邑六孰難理曰長汀

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屼其川怒湍其民悍堅曷難乎長汀曰汀為閩尤長汀為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日顧而嘻曰地罔險易險易在氓氓罔悍愿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巳先是邑以鬻鹽為田外之賦鹽以餐錢為俸外之給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巡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隤東問其闌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戸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悍曰不有外府於

是畢捐所刦之布為錢萬者百迺市松石迺陶瓴甓迺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為新圜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羸為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靜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紓若卷若劬期年僝功無縻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以所刦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

賦視其贏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萬里記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冶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措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歸而遁其光遣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張章公學焉其文日進士友

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煉耿耿祉哉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乃遣異来謁予記之予曰章之所謂瑞其止一蓮而已乎將不止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余猶有以楙焉者而家在唐

曰瑀自遇持國秉者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楙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俛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於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於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萬里記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霅川沈公賔王之居也賔王之居不

于其山于其郛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賔王癖於山郛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賔王胸次洒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氷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識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塲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吴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

令子之宅㝽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覩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清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黄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潄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為出之竟氃氋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賔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於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

台矣又甞倅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恠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甞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甞無山也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埜客廬陵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七十七

誠齋集卷七十八

宋 楊萬里 撰

序

施少才蓬户甲藁後序

蓬户甲藁者吾友生蜀人施淵然少才之文也吾讀其文槁乎其無文也又取讀之則庚乎其有文矣讀其詩杳乎其無詩也又取讀之則琅乎其有詩矣無文與詩

今人以不嗜則宜有文與詩古人不嗜之耶嗜與不嗜非施子之所欲知也吾獨有嘆焉閔焉而不以覿市焉而不以亟施子之為人則然詩文云乎哉則其窮也亦宜吾葢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而彼又何辭焉藉曰不受則吾為妄人矣吾妄則施子又大妄矣施子妄也歟

哉不妄也歟哉吾不妄也歟哉吾妄也歟哉施子之於此道也勤矣亦且至矣吾猶有以為施子贈勤而安而後思不疲至而忘其至焉則詞泰矣思逸而詞泰則古之人其去我遠者乎抑近者乎既以為贈亦以自贈紹興壬午秋九月五日書

送蔣安行序

王道熄禮義廢佛教閎以肆欲天下不胥而溺者否也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為之憂漢之君志荒而妖

夢是踐吾民始誕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拓跋耶律之先駈也非乎拓跋耶律之禍亦烈矣吾民不創而顧樂之哀哉人固自智也而樂禍也則亦無所主有所愳焉無所主而求道是故無得於實而有得於妄有所愳而畏死是故妄之中又滋其妄焉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聖人不知之耶而不以訓憂乎妄之勝也佛之說曰生幻也死而禍福實也無有而有無此其妄宜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不待愚者而後信也何也智者疑中人疑

信半愚者信乎爾疑也疑信半也則於此塞其哀信也則徼以福其親矣不者家者詈里者譏矣嗚呼佛教而親焉瀆之大也佛法而身焉亂之大也然下逹乎細民而上通王公大人安焉於瀆且亂而不知惡也豈皆為之者之過歟抑有所不欲為而不得不為歟不詈於廹而譏於怵者幾人也佛足道哉求夫特立獨行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又幾人也佛足道哉吾誠悲之零陵之士蔣安行其家故貧喪其親哭踊奠祭甚禮而零陵之

人不稱孝焉問焉則曰佛無所禱也安行聞之若未始聞之也嗟乎不能於王公大人而能於匹士其賢否何如哉而零陵之人云者人病乎安行病乎佛之行乎中國幾年矣佛之俗將徧乎夏矣人之聞於古也佛絶而絶矣而安行毅以守如此天下之大曰無安行乎聖人者作因天下守者之心明先王中正之道而禮復於古言異有禁術異有誅以攘佛者之妄而謂天下不復於先王之治可不可也吾既於安行乎嘉之而又以深有

嘆馬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送郭慶道序

萬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謁醫於江湖遍也大抵夕瘥而朝發萬里有憂之來零陵聞人士有郭慶道者於醫無所不工名而視馬發藥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藥也未幾則未始有病也它日問之曰鄉也饋藥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緩也然初緩而卒不緩焉又何術也慶道笑曰醫不必言也且予以多貴乎則淝水之役苻

堅法當勝謝玄也且子欲已病乎欲嘗藥乎威文之霸不數年而成也而敗亦稱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後興醫身之與醫國異不異也天下之人惟其無所挾也有所挾則必有所成不於其成之待而於其初之貴夫其初者不可見也而其成則不可禦世之人忽其不可見以敗其不可禦者何數也醫不必言也萬里聞其言欣然有會於吾心為書其説以贈之隆興元年三月一日序

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予退居於南溪之北涯三年户不鍵閉而無客未嘗掃迹而出無所於往間一出則遇鄉里之達官要人鳴呵傳呼則又匿草間以俟其過乃敢行及所至或逢商有無議什伯紛如也聞予來則泯默罷去若燥濕若酸鹹至於時之所指以為迂儒寒士達不多於予而窮不少於予者則往往日來而月不去晨坐則際夕賓主面有饑色而談有餘味人不唯以嗤居者亦以嗤來者不惟

人之嗤也予亦自嗤且自惑焉謂予與人相同於無相同則後之稱奚以合謂予與人相異於無相異則前之稱奚以睽使予不惑而不得也最後得王生子俊才臣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居數月告予以行曰將試於有司願請所以贈予曰生之是行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將其志不止於得科目而已耶志於得科目而已也則生之挾時之悅生之鬻時之售有餘也科目足道哉其

志將不止於得科目而已也則予欲不言得而不言耶
上之不置乎士士之不遯乎上生以為為何等事耶靜
則道動則功出處語默世則儀之天地人物身則福之
是之為也場屋之文夸以價驚麗以媒欣抑末矣是之
為也士之言曰我將先之末繼之本嗟乎本以先猶末
以繼而又末以先者耶是故為士者植其初用士者計
其終不取士不與馬蓋曰姑以是取之云爾古之人不
達不摯不見場屋之文其士之介與摯也與介之辯若

吃也摯之惡若微也於賔之賢若否也無繫也士之愚良繫不繫於場屋之文哉種玉者不磽埶稗者不禾奈之何其以末先以本繼也生其力乎其所以植以堪乎其所以計則生之得科目非生之得也上之人之得也介與摯乎爾夸與罷乎爾則生之得生之得也上之人得也耶生行也予於生乎觀南溪楊萬里序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

始予識歐陽伯威於傅彦博之座中見其揚眉吐氣抵

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座人予敬之慕之私竊自媿其不如也後二十年聞吾里蕭岳英為子弟擇師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鋭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鬢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剥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發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

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胜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盡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葢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闞殆遍矣它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馬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

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予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旣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予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説以序其詩伯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五者附

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於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克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習齋論語講義序

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為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食稻粱吾猶以為淡也而欲求薺於荼乎哉論

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粱而奚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粮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又非止於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不見然讀之之不遲知之之不早不以其食之而

淡歟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
忘其為三年也夫三年不為不淹矣杜門不為不幽矣
忘其為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方
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覿而不今人之覿是
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僴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
紲也已凝乎其瞻其若失亾而不可補也已今也勃乎
其辭其若决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
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嘆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

歟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歟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歟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其劬若此其得若此其發也予聞書與人必相變也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不加少讀孔顔之書而不孔顔者未始加少彼之變也奚以此之變也奚以舒顧與習齋子評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送劉景明游長沙序

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

劉先生為師而友於劉子彦純一日彦純與客過我客年甚少身偉且長舉酒百醆皆釂呼叫大笑坐上索紙筆為古文辭詩章百千言頃而就飄然不可覊予驚且竒問之則劉其姓景明其字亦劉先生之門弟子也自是定交居三年亦不自以為樂予既白劉先生去歸其家日夕非彦純景明之為見於是始悲巳而予官於贑又官於永中間與景明遇者一再今年秋景明訪予於南溪之上予與景明皆有服相問則相泣相怨以皆

失所天於是相弔當予與景明居年少氣鋭各未更事視天下哀樂泊如也豈今日之弔之知哉嗟乎吾二人者自不相識而相友相友而不相樂樂而離離而悲悲而不見見而相弔人生之萬變慨乎其有感於予心也數日景明求歸予曰子乎留也予與子八年乃一見今又去後當復幾年乃見耶此生之八年者有幾使予與子皆中壽率八年而一見則其見者又有幾子不子留子猶予留景明曰吾不幸家以學而得貧身以嫡長而

責不輕吾父之窀穸有期而所為窀穸之貲者無期吾將道宜春以之長沙以謁焉於二三故人者以佐吾貲予因賀之曰子行矣或曰初留而卒亟其行弔未既而賀及之禮歟父病無教子病無學教以畀之學以慰之景明之貧也其不貧者多矣予是以賀事親者不於其豊於其勤豊言物勤言躬也景明之諸弟子未有五而景明是恃景明畢其力以送其死而養其生不曰躬乎景明之孝於是乎大予是以又賀景明之故人賢也而

厚禄之為食見以貧猶將勸於分而況為親而見耶其不勸乎否也予是以又賀無忒人之説無以發吾説吾無説無以為送景明之説乾道二年八月序

送羅永年序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

相過欵且久而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别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所用儒變吏也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不加多在彼者不加少矣且用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隷而變公

卿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槓棘變臺池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以嗤夫嗤予者吾以悲夫嗤予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悲予猶病其嗤何也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日序

送郭銀河序

予聞郭銀河妙於數其談禍福多奇中其言杉溪先生尚書劉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來謁予貌甚古辭甚辯如軒轅彌明之長頸楚語也

於十二子五運六氣言之如漢庭諸老生之論治也如秦醫和漢太倉公之知病也予驚且竒之與舊所聞無所不及而有加焉予問之曰子之技前於人而子之貧亦前於人獨何歟銀河仰而笑俯而嘆曰技不負予也予惟恐負技也惟恐負技故以人狥技而不以技狥人其於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攖以至於斯也然予之貧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益竒之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挾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則罪其技自技而之貧自

貧而之悔自悔而無所不之也不為此者希矣如銀河者其隱於技者歟謹序

送馮相士序

楊子午睡既覺意象殊昏昏也强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馮君君與予别四年别我時自言將上九疑歷蒼梧以遍覽嶺表之山川與南海之濤波未返也忽至吾門恍莫知其從既見驚且喜相勞苦無恙外馮君悒然不樂問之

則曰俗情益不古之似矣吾厭之吾厭之吾將脱冠巾祝髮鬚以去之子謂之何楊子曰子知去俗以就不俗矣未知子之去俗以就俗也子以佛之説者為不俗也叛父母掟仁義不俗者不為也子以世之人為俗也文暢浩初比高門之炎以自點其雲月泉石之身此為不俗耶子欲去俗以就不俗正使文暢浩初之與曹猶將俗乎爾也文暢浩初今可多也哉然則俗不俗果佛不佛之謂耶氷雪也塵埃也孰潔孰汚也使氷雪之所棲

必塵埃之地之為擇則地之有氷雪者加少矣塵者自塵何與於吾之氷埃者自埃何與於吾之雪子之俗不俗在子之內耶在子之外耶子之所厭者外也非則無厭矣此未可以言辭得也馮君憮然而應馮君名一德字貫道涉獵書傳及唐人詩善言骨相予在衡湘中識之其言今湖南漕使者直閣鄭公最奇中以是名益聞因併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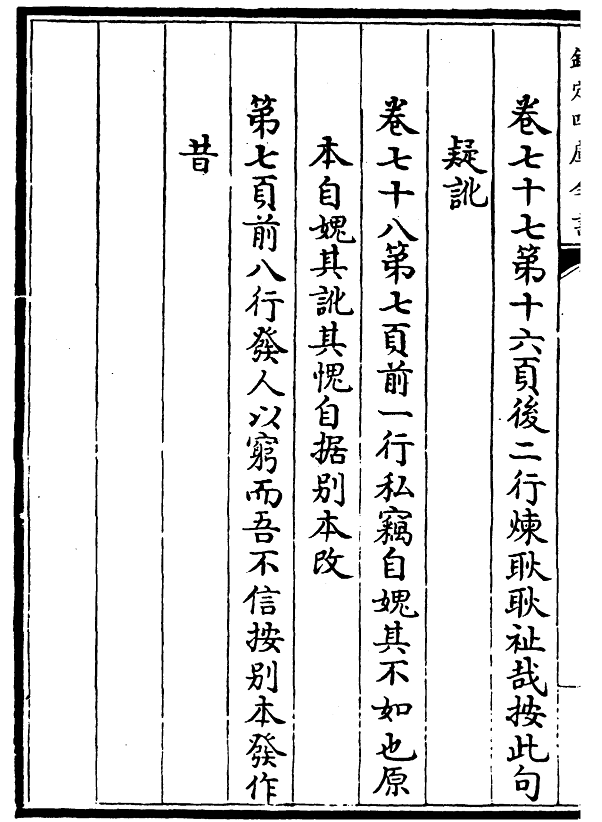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七十八

謹案卷七十六第五頁前一行得其瑟瑟者為漆雕哆原本漆雕訛漆彤据史記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纘戎先烈原本戎訛我据别本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贑之為邦原本為訛俗据别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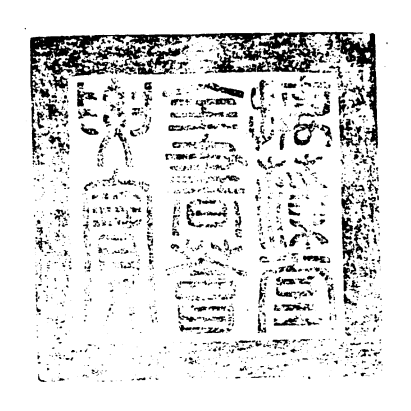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七行弗拴弗㫌原本㫌訛營据别本改



卷七十七第十六頁後二行煉耿耿祉哉按此句疑訛

卷七十八第七頁前一行私竊自媿其不如也原本自媿其訛其愧自据別本改

第七頁前八行發人以窮而吾不信按別本發作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謄録監生臣薛翰